

鲁言

1956年

1956年

1956年

1956年

1956年

1956年

1956年

史海钩沉



保釣

宵禁

古沉船



1-1984
新
为
香港
光
色
诞
日

米
公
主
的
新
接



出版社
中国·深圳

鲁言等著

史海钩沉

香
港
风
情
丛
书

保
釣

宵
禁

古
沉
船

海天出版社
(中国·深圳)

丛书策划：旷 昕

祝匡三

责任编辑：杨宏英

封面设计：吴 勇

责任技编：廖婉娴

书 名 史海钩沉 保钓、宵禁、古沉船

著 者	鲁言 等
出 版 者	海天出版社
发 行 者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 刷 者	北京通县向阳印刷厂
开 本	787mm × 1092mm 1/32
印 张	7
字 数	120 千
版 次	199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1996 年 12 月第 1 次
印 数	1 - 20000 册

I S B N 7 - 80615 - 603 - 8/G · 170

定 价 8. 60 元

出版前言

在香港即将回归祖国的前夕，我们编辑出版了“香港风情丛书”。希望通过这套丛书能吸引读者了解香港，以利于加强内地与香港在各方面的交往。

香港是一颗璀璨的“东方之珠”，其迅猛发展的经济成就令世人瞩目。香港的成功是一系列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新变化，使香港较早实施出口导向策略，得到积极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的机会。香港背靠祖国大陆，中国政府从50年代起对香港采取“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政策，通过多种方式支持香港的发展，使香港40多年来得以在周边国家(地区)动荡的环境中保持政治和社会的基本稳定。而香港本身独特的地理优势、历史背景以及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内部因素，同样也是人们探求“香港现象”所不容忽视的。

香港是一个殖民地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加之近年发展很快，因而这里既有多年积聚的沉渣，又有不少新发生的问题；在经济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泛滥着诸多弊病。比如：这里有最多的经济自由，却少有政治民主；这里是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却又充斥着大量封建迷信污垢；这里既讲自由与法治，却又黑、黄、赌、毒俱全。显然，香港是个“珍珠与垃圾并陈的社会”。

总之,香港有优长,也有缺陷;有成就,也有问题;有可资借鉴之处,也有值得诟病的地方。本套丛书力求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和尊重历史的观点,从“微观”入手,以一篇篇短小文章成书,多层面地客观地介绍香港的现状及历史沿革,以期帮助读者探索香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特征,正确评价香港的成功经验和存在的各种社会问题,认识一个实实在在的香港。

《史海钩沉》记录了殖民主义者在香港的倒行逆施,同时也记录了香港人民的反抗与斗争史;《名人在港》则记叙了孙中山、廖承志、柳亚子、梅兰芳等在港轶事;《经济一瞥》回忆了香港经济发展的历程;《风物漫话》、《草木虫鱼》介绍香港人特有的生活情趣;《生活纵览》、《乡风民俗》对百年来香港人的衣、食、住、行作了有趣的扫描;《文娱写真》讲的是香港传统文化和地域文化交汇、中西文化合璧的特点;《赌在香港》则对殖民地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病态给以尖锐的解剖。丛书熔知识性、趣味性、学术性于一炉,极具可读性。

从“微观”入手多侧面地反映香港勃发、锐进而又兼容污垢的人文景观,实在不是我们这套丛书所能胜任的,十本书的内容充其量只能是“管中窥豹”。由于水平所限,误讹之处,殷望读者不吝赐教,以便再版时改正。

出版者

1996年10月

香港 1841——1980	1
不付租金的新界租借	36
英国为何延迟接管新界	58
英军曾欲图霸占深圳	68
香港沦陷与香港重光	78
香港的黑色圣诞日	95
蒋介石为何不收回香港	122
香港十二个兔年大事记	136
边境宵禁与 非法移民政策的回顾	148

“两航事件”内幕	156
1956年九龙暴动始末	176
前港督葛量洪谈 “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	194
1971年的“保钓”往事	195
光绪年间香港曾落雪	200
万宜水库发现 古沉船与“鳌洋甘瀑”	208

香港 1841 - 1980

占领香港

公元 1841 年

(道光二十年)

1 月 26 日早上。

残冬的天气，仍教人觉得有点萧瑟，蔚蓝的天空中，闲荡着几朵伞状云。在广东新安县一带，各乡的村民，正趁家闲或渔船湾水的时候，忙于准备庆祝新春来临。

虽然从省城传来的消息，和渔民口中的说话，各乡村民都知道朝廷正因禁烟烧鸦片的事，准备和英人开战，但一切仍是那样遥远和平静，好像没有什么事发生过。

在九龙半岛南端的尖沙坪上，几个小孩正在暖团团的冬阳底下，在吞吐着白泡泡浪花的沙滩上，捡拾贝壳。

突然，一件奇异的景象出现在他们的眼前。

在遥远的海峡中，一队装备奇异的英国多桅帆船队，缓缓地驶进海港，奇装异服、武器古怪的英国官兵，在对岸的香炉峰山下怪古嶙峋的海角上登陆，接着枪炮齐鸣，硝烟弥漫，打破了四野的沉寂，一群一群的鸟，被吓得在天空中乱飞。

1841年1月初，英国军队突然向珠江口发动进攻，强占大角、沙角炮台，长驱直入虎门，20日，琦善与义律擅自签订了包括割让香港的《穿鼻条约》。

1月26日，英国的远东舰队支队司令伯麦（Commodore Bremer），率领他的部属，在香港岛西北部一个高约200尺的海角登陆，举行一次隆重的升旗仪式，正式宣布占领香港。

这个海角于是被命名为“占领角”（Possession Point），即今日上环水坑口街附近的大笪地所在。

1月27日，满清政府向英国宣战，结果中国战败。

新安县时代

在19世纪中叶，香港只不过是南中国海岸上的一个荒岛，峦烟障雨，民生苦困，或聚众为海盗，出没于珠江口岸一带，较著名的有张保仔等伙。

由于香港岛北部海岸，冬季吹起凌厉的北风，夏季又因高矗的山脊挡了清凉的南风，十分酷热，居民多聚居于赤柱、大潭笃和石排湾一带，东部的亚公岩、水井湾（筲箕湾）等处，在北岸亦只有黄坭涌、灯笼、七姊妹等几处土著村落。

香港在未割让给英国以前，原是广东省新安县一部分，当时岛上居民约5000人。新安县一带，山与山之间，只有少量可耕的土地，在港岛十多英里的海岸线上，山峦起伏，几乎没有一片平地。距离北京大约1500余英里。盛产香料黄槐、龙眼和荔枝等生果。

关于香港名称来源，各方考据不一，较可信者为嘉庆 34 年王崇熙所著的《新安县志》中有关薄扶林、香港村、黄坭涌等名称，可知当日的香港村，即今日的香港，但当时仅指一村落而言，后来英国占领此地，开辟全岛后，才统称香港。

九龙昔亦隶属于新安县九龙城寨，其开发比香港为早，因地势连接大陆边线之故，道光年间派官治理，派军队驻守，今油麻地官涌地方即昔驻军之地。半岛上树木繁盛，清溪小河，土地肥沃，物产富饶，扼珠江口外之咽喉，形势险要，古称“官富之地”，有九高峰，山势蜿蜒，横亘九龙湾之北，形如九龙腾舞，故因形而名九龙。

明清两代，知县为当地政府首长，多贪污成风，荏弱无能，各村村内争执纠纷，均由乡亲父老地保绅襟调解，各村基本上各自为政，间或有因风水嫁娶租税意气之争，均多相安无事而终。

各乡礼教传统均与内陆无异，代代相传，敬老孝亲拜祖。同姓同族，聚为村落，守望相助，顺天时务农打渔为生。多供奉天后娘娘，故各乡多建有天后庙，成为本县特色。

由于穷乡僻壤，音讯传递阻隔，人口流动性不大，自宋明以来，生活方式基本上没有多大转变。这带居民多福老、客家及本地土著，而后者实为宋末长江一带南徙的移民。

直到 19 世纪 40 年代，这种鸡犬相闻，不相往来，混淳宁静的生活状态，终于经历到史无前例的改变。

以上是香港在开埠前的大概情形。

维多利亚城时代 (1841 - 1898)

(1) 一个城市的诞生

尽管清朝政府弃之如帚，但香港这件战利品，对英国来说，简直是如获至宝。

自此以后，由印度浩浩荡荡出发，满载鸦片的英国船队，再不用挤迫在惊涛骇浪的伶仃岛旁，水手再不用为了找寻安全地方下碇，而纷争不已。

九龙半岛与香港岛之间，是英国人渴望已久的深水港，他们对此并不陌生，但直到 1861 年兼并九龙后，这个避风港才粗暴地被命名为——维多利亚港。

当南京条约还未签订的时候，短短的几个月间，在远东的英国商船队、传教士和冒险家随有关军队之后，由马六甲、加尔各答、澳门和珠江口一带，兴高采烈地驶入这个海港，一时间传统的中国帆船，穿插于欧洲多桅式的帆船之中，使这个无数世纪以来，荒僻苍凉的无名小岛，顿时热闹繁华起来。

从此，在以后整整的半个世纪中，战舰、中外商船和海盗，便环绕着这个逐步发展的亚热带小岛，在烟波淼淼的南中国海中，你追我逐，成为了这个东方城镇的特色。

1841 年 2 月 1 日，英国人终于以新的统治者的姿态出现，张贴起第一张告示：准许居民有宗教信仰与集会结社的自由。

香港政府也一开始就确定了本地中西两个社会的相对存在。严格来说，千里迢迢东来的英人，也志不在此，他们的最终目的是民丰物阜的中国内陆城市和潜力庞大的贸易市场。

英国人只希望通过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语文、教育和生活方式，促使本地具有影响力的华人上流社会阶层，共同开发这个小岛。

1842年6月7日，英国宣布香港为远东第一个自由港，不同国籍的商船，满载货物和商贩，自由进入港内，而中国人的出入境，更是来去自如，不受限制。

这大半年内，由于开埠建设的工作、商业、船运的工作机会所吸引，沿海一带的农民艇户，便纷纷地乘小艇帆船，由九龙或澳门渡海而来。外来的居民，带着资金和劳动力，凑成了香港宝贵的资源。

同时，以鸦片为贸易最大宗的渣甸洋行，亦在铜锣湾岸边的一块空地，建立第一间货仓，港府亦大量招募打石建筑工人，开辟香港第一条马路：皇后大道。

在同一时间内，鸦片战争仍在浙江地区一带进行得如火如荼，8月29日，“南京条约”终于签订，正式承认香港归英国所有。

英国驻华全权钦使兼商务总监义律（Elliott），一方面虽然是鸦片战争的主要策动者，但另一方面也是香港的“开埠英雄”。

在他积极的推动和洋商的支持下，各式各样欧洲巴洛克

或者歌德式的建筑物，包括政府办公地方、银行、货仓、邮局、学校、教堂亦纷纷落成，成为在广东的第一个欧洲人的城镇，一年后它被命名为维多利亚城（Victoria City），或女皇城（Queenstown），与九龙城寨，隔海相望，互相辉映。

相对来说，九龙城寨古旧粗糙的城垣，就显得比较破落，尽管城门前的龙津渡头旁的古炮和碑刻，对大部分的乡民来说，仍是比较亲切。

这个 19 世纪珠江口岸的《双城记》却似乎是命中注定的，一个世纪后，九龙城寨终于被维多利亚城（和日军）所拆掉。

1843 年 4 月，英国政府令香港政府组织立法局与行政局。6 月清政府特使来港，完成割让的手续。

6 月 7 日，砵典乍爵士（Sir Henry Pottinger Batt）乘炮艇“女王号”抵港，宣誓就职第一任香港总督，并正式宣布港岛为“香港殖民地”（The colony of Hong Kong）。

香港这个城市终于正式诞生了。

（2）传统殖民地时期

从 1842 年到 1898 年，由砵典乍起至罗便臣（Sir William Robinson）止，凡十一任总督，共 57 年。

19 世纪下半叶，对古老、伟大却又昏庸的帝制中国来说，不只是一次又一次沉重的打击，也是一出又一出的悲剧。

由 13 世纪末，欧洲出版第一本关于中国的书——《马可

李罗东方游记》(1298年)开始,五六个世纪以来,东方给予欧洲的唯一印象,是一个传说中的梦幻。

1841年的春天,欧洲人终于通过战争和屠杀,在这个梦幻的边缘上筑起他们的第一个桥头堡——香港/维多利亚城。澳门,严格来说,应该只是一个哨站而已。

以当时的航运水平,由伦敦出发,绕过好望角,经马六甲海峡,要花半年的时间,才抵达香港。随着船坚炮利的多桅帆战船而来的,不单是英商、传教士和鸦片,还有欧洲的生活方式、社会制度、工业技术和帝国主义。

1857年,当只有5000余人的英法联军,正愁于不知如何处理2100万磅充公的茶叶时,广州投降了。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以香港为出发基地的对华战争——英法联军之役。

在以后的近一个世纪中,清朝政府似乎对战败,已感到习惯。但偏处一隅的香港,却沾沾自喜:每一次的内陆动乱,虽然或多或少会带来一些震动;但在每一次的对华战争中,维多利亚港,都必然挤满了配有巨炮的战船,在每一代的中国儿童的心灵中,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

1861年,香港兼并了九龙半岛,但建设的重心仍在港岛方面,九龙半岛基本上只作防卫上的天然屏障,直到1904年弥敦爵士(Sir Matthew Nathan)任总督,兴建广九铁路和弥敦道,开发油麻地和旺角,才得到发展。

弥敦因此也可以算是另一个“开埠英雄”。

(3) 两个社会

香港在开埠的时候，英国人就将全岛划分区域，令不同种族分别聚居。于是在不同的区域内，便出现截然不同的社会生活方式。

大致上港岛的中央部分和半山区域属欧人区，东西两端属华人区，其中跑马地一带，则供华洋的上流社会打猎郊游赛马之用。

陆军与海军占据着城市中央大幅的土地，粗略来说，香港除了是一个转口埠外，更是一个大军营。

即使初期的主要道路（皇后大道），也仅不过是濒海的一条小径改成而已，在这道路一带，最初的屋宇大都是暂时性的，连稍有的城市规划也没有，屋宇一间间毫无秩序的挤在一起，挤迫、肮脏、混乱，差不多是维多利亚城的特色。

但无论如何，由于海傍大道（1860年筑）的扩展和各种建筑条例的规定，以致长廊式的建筑物比比皆是，也使维多利亚城，充满了怡然自得的地中海气息。

在电灯尚未发明时，晚上的海港就更见神秘、使人只有躲在家中，由于治安太差，警备不足，戒严成了当时主要的夜生活。

华人的社会，就比较色彩缤纷，使欧人叹为观止。

1841年，当维多利亚城仍在计划当中，善于经营的中国人，就在皇后大道中，在今日金钟英军旧货仓附近，经营当

日岛上唯一的鲜蔬果市场——“广市市场”。

皇后大道东段的湾仔春园是最初建立起来、官商云集和全岛最热闹的地方，春园本身就已经是一个很美丽和附庸风雅的中国名字。

而以西的文咸街一带，则是当时最热闹的华人社区。虽然经历几次大火，大半建筑物被夷为平地，但都很快获得重建，南北行、叻庄、钱庄、当铺、绸缎庄、茶楼、饭馆、药行、烟馆、堆栈、庙宇、赌坊、妓院和古董铺，在短短的二三年间，数目不断增加。

由于华商财富的不断累积，上环、西环渐渐发展成为南中国一带著名的风月消费场所。

在19世纪60年代，香港海港中，满眼都是多桅式帆船，巨幅的风帆，缆索纵横，彩旗飘曳，充满着一番远航归来的情调。

在这个时期，香港最大的洋行，主要经营茶叶、洋杂，绸缎和鸦片，有渣甸、颠地、麦域加、端纳、仁记和德忌利士等洋行，船舶和海运安全，成为他们最重要的依赖。

60年代以后，新汽船的发明，也结束了这个浪漫而效率低的“帆船时代”。

1841年以后，在外来的居民中，以华南沿岸的大陆人占最多。除了因农村破落，被城市所吸引的贫农工匠外，来港避难的华商也不少，他们有的取道香港前往北美与南洋谋生，带回巨量的财富，从中香港也分润不少。

60年代的太平天国战争，使华南的大陆人，首先把香港视作世外桃源。

每逢兵灾战乱，一些大陆的人会带同妻奴财帛或只身来港，虽然一部分人，从此留在岛上，但大部分视香港为一个经商牟利投机致富的地方，一旦荷囊饱满，便告老还乡，造屋买田，欧洲人亦然。

因此早期的香港，人口流动很大。

在这个时间，“卖猪仔”的生意，又以香港为主要人力出口及搜集市场，在短短的几十年中，数以万计的中国人，被卖到美国西部或南洋一带做苦工，最后只有少数能够返回家乡。

内地良家妇女，被诱骗来港当娼，或转贩外洋，年以千计，亦有男童被买作螟蛉。

(4) 统治阶层

总括来说，维多利亚城这个细小的港口，贫瘠、遥远、落后，缺乏诱惑性和历史感，不及印度之能吸引英国贵族，也不似上海充满了冒险的机会，来港的欧人大都只是一些平庸、缺乏创造能力、端庄、保守的中产阶级，跑马地、总督府和香港会所，差不多是他们仅有的社交场合，一般的生活都很枯燥，但却勤奋非常。

但当时来港的华商，大多只是热衷功名，不是崇洋的买办，就是守旧拜金的封建士大夫。但随着经营有术，精打细

算和对雇员的盘剥刻薄，渐渐成为当时最大的业主，在 60 年代经济衰退中，收购倒闭的洋商堆栈，其财富及势力，到 70 年代竟渐渐凌驾于洋商之上。

1881 年，大律师伍廷芳亦成为华人出任立法局议员的第一人，一个由华洋资产阶级和殖民地官僚所组成的统治阶层，开始形成。

而华商对本地公益事业的贡献，有东华医院的兴建和保良局的创办。东华医院董事会也成为华商团结的一个组织。

(5) 社会管理

香港在这半个世纪中，尽管因上海开放，使香港只能以二三流的海港城市的姿态出现在东亚的沿海，但治安恶劣，海盗横行、瘟疫流行，在夏天中常飓风为患、每次都死人无算，冬天中又火灾为祸，每当商船泊岸，成群寂寞的水手酗酒街头，招摇闹事，又多拐带人口，包烟聚赌，走私猖獗，维多利亚城，其实也是一个充满社会问题的地方。

华人和洋商的社会，差不多划清了楚河汉界，英国人除了希望拥有维多利亚港外，根本不大愿意留意香港本土的发展，粗略来说，香港政府的注意力也只集中在基本建设、商业贸易、航运安全和欧人生活圈子的问题上，根本也没有所谓社会福利这个概念。

对一般低下阶层的华人来说，当时的工业基本上等于无，甚至连手工业也少得可怜，靠出卖劳力为主的，则多以“咕